

西安變亂日記

西安變亂日記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全一冊 實價三角五分

著者
發行者

湘

巖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凡例

一、紀事貴乎信，故影響誇誕虛妄之事概所不及，使異日修史者取舍之際，無假審辨。

一、患莫大於寡識，辱莫大於忘恥，哀莫大於喪心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箸者於此，深致意焉。

一、記事多涉瑣細，使讀者見微知著，因偏及全。

一、記中之人多不署名氏，蓋有二義：處境人各不同，不欲多所蔓引，一也。人孰不愛羽毛，不敢阻其遷善，二也。

一、書雖遊戲，稿已再易。閱者倘有辱教，更正之責，仍不敢辭。

敘言

西安的變亂，開中外古今之創例。其危害國家，破壞綱紀，種種錯誤，盡人能說。如今事已過去，正不必清算舊賬，使心存恕道的人看了笑話。那麼，此編公布又有何用處？我的本意在下列兩點。

一、杜絕後來同樣的嘗試。我以為要辦政事，要談政治，必先要明白歷史。歷史是什麼？是幾千年最有智慧的人累積成的結晶。這個結晶體暗示我們後人種種立身處世的公式。公式內面，包含原則與方法兩種東西。方法可以變更，原則不能動搖。如果有人大胆要反其道而加以嘗試，結果斷無好處。刼持統帥之事，幾千年來，中外各國何以無人嘗試，可見此中必有不可嘗試之絕大理由。但是普通一般的感覺總以為理由歸理由，事實歸事實，非待到事實的證明，理由即不算正確。好了，現在這個理由，已

經西安的變亂而證明不錯了。他們既不惜絕大犧牲來證明這個理由的正確，後人也可以看看榜樣不再去嘗試了。關於此點，我以為嘗試者反面的勞績是不可磨滅的。

二、諍諫社會。社會萬病之原，都在虛假。虛假不去，百藥無靈。我們現在固然應當迎頭趕上人家的科學，但是，如果以虛假的心理來運用科學，科學恰夠自殺。固然也應當竭力保持自家舊有的道德，但是，如果以虛偽的心理來講究道德，道德也夠自殺。凡事凡物，與其失之虛假，甯可失之粗劣。粗劣還可局部改良，虛假便是全體失效。粗劣的毛病在皮肉，容易辨別。虛假的毛病在膏肓，難以治療。所以，假的古董，不如粗的土器之有用。要闡明此理，非三言兩語所能辦到，此書也不是說話之所，不過在此處要社會透澈了解，猛勇覺悟的，是一句類似老腐敗的話，就是「虛假必敗」。如果不信，請看此編內容。

西安變亂起於十二月十二日，終於二月九日。當時事實可資考查的，惟有報紙。然而西安報紙不是密不通風，便是信口開河，外間消息多半傳說失真，或則烘染過當。想求一種確實紀載，直到現在，還不可得。著者當時身在危城之中，從頭到底，一一親歷，雖不敢說不爽分毫。卻也是十得八九。當時不過信筆游戲，事後才稍加整理的。從來官書往往是只求文章好看，不管事實真假，誣賴好人不少，反不及筆記野史的率真。這又是於上列兩點以外所以要公布的小小原因。

著者既無黨派意味，亦無政治背景。並非藉此攻訐，亦不圖有獵取。至於摹仿何人，阿附何方，更是生平認為恥辱之事，不敢稍存不肖之心。不過區區也妄自高攀是中國國民之一，斗胆說國民可以說的話而已。如果因此而惹出是非口舌。只可算是自家錯生了時代，理應倒霉，決不怪人家氣大量小。

學生千餘人整齊步法往臨潼請願



二十五年十二月九日

天氣晴和，西安的學潮逐漸擴大。始而高中的學生圍校長，出傳單罵人；繼而暗中結合各校，要打倒這個，打倒那個這本是丘九們飽食終日，發洩體力的常態，倒也不在話下。但是這幾天似乎情形有些不安，滿街都是標語，其中停止內爭一致抗日等話頭，尤大有聽人刁唆的嫌疑。

午後聽說有男女學生一千多人，整齊步伐，要往臨潼行轅請願。臨潼離西安五十里，結隊徒步，半天功夫是不能來回的。他們的計劃，是出中正門搭火車而往。軍警們慌了，便把兩扇城門關起來，禁止通過。後來不知如何交涉，又開了一扇，學生們一擁出城，與車站交涉，無效，就悲憤填膺的徒步向臨潼。可憐許多十來歲的小學生，還不知請願二字如何解釋，也被那些年高有德的同學威嚇同行，弄得筋疲力

盡，敢怒而不敢言。『臨潼無旅店，今夜宿誰家？』然而要去抗敵救國，也說不得了。

晚上我急要打聽學生們的消息。我也知道結果是不會有，但是很耽心他們今晚的食宿問題。就有朋友來報，說他們行到離西安二十里的灊橋，恰遇着張副司令由行轅回來，便攔着演說一番。除痛哭流涕不計外，更義形於色的說：『我三天之內與你們一個圓滿答復，我張學良不是任何人的走狗』！學生們受了這一嗎啡針，也就奏凱而回。

十日

天晴。街上不見動靜，頗有太平氣象，大概是因學生們的使命經過昨日一場示威



難西安十二里灊橋恰遇張副司令便攔着演說

，已達到最後階段，不能再有進一步的辦法之故。自來國中學潮，每次都不是簡單因素演成的。西安學潮又豈能獨逃此例？再進一步說，東方民族每發生一種堂皇偉大有聲有色的論調，從好的方面推溯他的原因，大概十有九回是謬以千里，從壞的方面逆億他的背景，往往是正中下懷，這就叫做道地東方文化，碧眼黃髮的哲學先生，無論如何聰明，是絕對不能了解的。東北軍懷念故土，主張打回老家，誰能不表同情？但是他們一年半以來剿匪的戰鬥力，也就難說。若說剿匪無心，所以失敗，抗敵有志，一定成功，恐怕『是否屬實』，尙待『查明覆奪』。況且士兵們身在前線，抗敵剿匪，都有切膚之痛，在理論上說，他們應該先行慷慨激昂，發表意見，然而事實上卻是身在學校的學生們爲之前驅，代鳴不平。這當中有無別情，實在難以懸揣。

十一日

天氣陰晴不定。本日想作一篇論文，搜集材料，埋頭苦讀，半天不得出門。外間的情形一點也不知道，而且也不注意。晚上七點，在宴會席上，遇見東北軍兩位朋友

，一個是管文字的，走得很早，一個是管銀錢的，散得却遲。

約莫九點鐘以後，有幾個朋友來談。其中一人說：『昨天在臨潼行轅等候傳見的時候，聽見張副司令在隔壁與委員長談話，斷斷續續，聽不清楚，似乎是討論什麼問題，足有兩點鐘之久』以外又談些天下古今。到十一點鐘才各散去，一宿無話，不提。

十二日

午前約五點鐘，遠近雜亂的步槍，手槍，機關槍等等聲音驚醒了我。在枕上洗耳靜聽，聲音並不十分激烈，却是城內城外同時發作，有時且有一二響手槍的聲音，近在百米達以內。我就將我平時判斷事理的古代腦筋運用起來。哦！是了！共產同志們暴動了！不是！城內軍警如林，他們不敢！哦！是了！張楊火併了！不是！臨潼在望，他們不敢！哦！是了！張部兵變了！不錯！兵變！一面自思自想，一面披衣起牀，打電話問一個黨部裏朋友，以爲他或許知道，不料他不但不知，而且態度沈着，連槍

聲都還不曾聽見。後來他的回答是『讓我問問公安局，再行轉達』。我靜候五分鐘以後，再打電話問他時，奇怪！電話長眠不起！問同居朋友時，他說『我的——一樣幽默』！便知此事有點不妥。天快亮了，槍聲仍舊不斷，到了七八點鐘之交，一個同街的朋友忍耐不得，即打電話問綏靖公署參謀處的熟人。那邊回答是『東北軍收中央憲兵與公安局的槍』。這邊問『你們怎樣？』那邊說『我們是一事的』！

到了此刻，我才恍然大悟。哦！是了！臨潼此刻不能無事！不知臨潼的事已早過去了。

一個女同志跑來說道：『這不是反叛了嗎？渾蛋！』我說『主動是誰，還未明瞭，姑且稍安勿躁』。

一會兒同街的有人傳說：『街上發現傳單，張楊二將軍宣布八項主張，內容記不



綏 靖 公 署

清楚』。此時槍聲已停，街上漸漸有人行走。又過一會兒，焦急得什麼似的，才得拜讀八項主張的內容，我匆匆看完一遍，又字斟句酌的咀嚼一番，腦筋中又穿鑿起來。暗想，如今的年頭兒，誰不會替本身打算盤，這些惹火燒身之事，誰願去幹？這一定是部下幾個優等冒失鬼，不待主官同意做出來的。再不然，恐怕索性連他們的主官現在都失了自由也難說。我此種判斷，一直等到午後四點鐘，在一個朋友家裏看見張楊的通電，方才自行撤銷。然後才知道人類心理學並不如此簡單。以歷史上的人物來與時下的好漢對比，是太大的罪過。使我長吁短嘆好半天。

世界上運用文字的技術，要算中國人能登峯造極了。各種差人答答的事，經文先生筆端一搖，立刻就能湧現四維八德，毫無痕跡。尤其現代歐化名詞加多，更是有左右逢源之樂。明明是白晝鑽營，他能改爲公開活動；明明是師心自用，他可說是個性很強；靠山呼爲背景，釘梢叫做追求，狼狽爲奸謂之合作，巴結上司稱爲擁戴，面皮老，叫做態度鮮明，心腸狠，叫做意志堅決，其例不勝枚舉。總而言之，裏面有一件齷齪的內衣，外面必有一件漂亮的外套。這一次西安的玩意兒，如其要名正言順，又要絞

文先生們的腦汁了。我正替他發愁得緊，他們却冷不防在國粹中找出兩個大字——兵諫。這個古香古色的名詞，誰都知道出在東周列國。既是祖宗留下遺產之一部，子孫們承襲借用，誰說不該。不過其中卻有老下一個窟窿，因為鬻拳同志雖然享了兵諫的權利，後來卻盡了別足的義務。他們權利算是享了，不知可能割捨穿馬靴與乎跳舞的家具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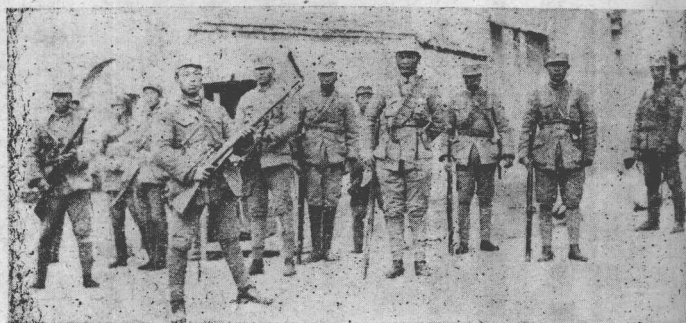
十二點前後，天空忽然發現飛機五架，初時大家不甚注意，以後越來越多，總是五架一隊，也有單翼的，也有雙翼的，共計三十六架之多，大家都帶着興奮的意味，互相報告說：『洛陽方面已知道這兒的事情了』。

午後各方朋友分批來寓探聽消息，報告情況的，不下七八起，黑壓壓塞滿一屋。各說各的新聞，指天畫地之餘，自然難免嗚呼噫嘻等悲調字眼。統合起來，是蔣委員長長的蒙難，邵元冲等的殉難，各文武官的被扣，各機關的被搶，錢大鈞，邵夫人的帶傷，——甚或說傷重已死，——等等消息。至於此次舉動的中心問題，是否赤化，卻無法證明。

商店都半開半掩



四點鐘左右，我與兩個朋友出門，在街上又遇着三位作政訓工作的朋友，大家都穿着便服。微微點頭示意，零星散漫的同行。先到最繁華的東大街探看形勢。



惡狠狠氣昂昂的武裝灰色動物

派隊將該局包圍繳械



這時正是嚴冬時節，天地一片陰森慘淡之氣，街上行人稀少，商店都是半開半掩，有的緊閉雙扉。最使腦筋受刺激的，是惡狠狠氣昂昂的武裝灰色動物，立在十字口，滿臉的刀槍炸彈氣，使人不敢正視。我們行到一處，看見許多人駐足圍觀，知道必有新鮮景緻，大家也擠上前去一看，原來是新委的戒嚴司令的布告。大意是：『此次學生遊行請願，本出于愛國熱忱，乃公安局竟敢開槍擊傷學生，殊屬不法已極，爰於本晨派隊將該局包圍繳械，以平衆憤。仰合城居民各安生理，毋得妄自驚擾。切切此令』。天大的事，經他說來，便覺溫文爾雅，毫不相干，反覺合城十六萬市民今晨一番驚恐都是庸人自擾，大可不必的。此種文章叫做『鋸箭法』。什麼叫鋸箭

法？從前有人身帶箭傷，忙請外科醫生前去拔箭療治。這醫生看了，連說容易容易，立刻拿出鋸子一把，將箭桿從傷口處鋸斷，箭頭仍舊陷在皮肉裡面，便拿了診費，拔脚要走，病人急了，說：箭頭還不曾拔出，如何便走？這外科醫生說：『皮肉裏面的事，宜請內科。我外科之事已了，焉得不走？』明白這個道理，就知道這篇告示做得不壞，因為戒嚴司令只管本城秩序，不管政治問題。所以他曉諭市民，意思是：『你們如果為政治問題而驚擾，那是聽憑尊便。如果為公安局繳槍而驚擾，卻是多此一舉』。從布告以後，如果市民還要驚擾，戒嚴司令是礙難負責的了。

邊業銀行的經理王景越昨晚犧牲了。邊業銀行原是東北軍軍官們集資辦的，該行經理原無犧牲的理由。只因十七路軍軍隊奉令前往農民銀行肅清法幣。不料農行與邊行同在一條街，相去不遠，軍爺們行到那條街上，因法幣在邇，情緒緊張，就錯走了門路，邊行的衛兵不肯讓步，彼此衝突起來。王經理以為是法定土匪，前來搶劫，便開槍還擊，不到兩三個回合，就死於非命了。這叫做『大水冲了龍王廟』，自家人認不得自家人，冤枉之至。也可憐之至。